

欽定北史

十卷十卷
九七五七

北史卷七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三

趙熈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張熈

蘇孝慈

元壽

趙熈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熈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熈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

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沉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爲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熒請留撫納亡叛從之熒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熒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熒益脩守禦熒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

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熒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熒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鵝道伐陳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熒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熒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

之徵賴而免。昶卒不言。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再遷
大宗伯，及踐阼，昶授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
拜相州刺史。朝廷以昶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
以忤旨出爲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昶嘗有
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
昶爲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
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昶田中蒿，爲吏所執，昶曰：「此乃
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
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昶來朝，帝勞之，卒于
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
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
府儀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
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
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及
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
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迴與司馬消難
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
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
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

爲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官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文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

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旣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乃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遷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卽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成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剋金

陵詔卽鎮焉晉王廣班師留詔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
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剋平吳越
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
千段及上幸井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
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
努力勉之詔辭謝上勞遣之秦王俊爲井州總管仍爲
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
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
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
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

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
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
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
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
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
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
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
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頗
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爲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

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

于家隋文帝爲丞相加開府戶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爲之寮佐時巖與王韶爲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爲闔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闥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

北漢書卷之十五 列傳
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
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
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爲非法造
渾天儀又其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
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
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
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
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
三十餘部及還奉詔脩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

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攷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攷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爲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攷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

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
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
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歿又從梁士彥攻拔
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滄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
消難之奔陳歿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
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
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歿持
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爲百
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
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

信州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名名煬帝卽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弼旣以才能著

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歟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殿問以兵事對曰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沉溺倡優耽昏魑魅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